



欢 腾 的 碧 茵 河

刘子民 等著

黑 龙 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 5/16·插页1·字数140,000

1976年3月第1版

197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0

统一书号：10093·108

定价：0.45元

目 录

猛鹞山·····	刘子民	1
军马奔驰·····	李桂凤	27
攻坚战·····	张洪舜	43
蓝天小将·····	姜世栋 张丹秋	56
欢腾的碧茵河·····	张耀铎	70
蓝 华·····	王正元	91
牛 角·····	陆星儿	112
临时工作·····	孙晓中	128
小主任·····	韩统良	145
光华颂·····	彤 羽	165
工地风雨·····	吴学运	188
丫头保管·····	黄万华	201
闯新路·····	刘富国	219

猛 鸢 山

刘 子 民

神 奇 的 渔 叉

黑龙江象一条发疯的游龙，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遇着松软的沃土，上去就啃一口；撞上高山顽石，只好乖乖地拐个弯。

高耸的猛鸢山，屹立在完达山余脉，劈头挡住黑龙江。黑龙江在它的脚下横蹦乱跳，也只好喷着沫，绕着弯，向东北流去。在猛鸢山脚下，留下一片浅水滩。这片浅水滩，成了“三花五罗”^①的乐园，也是赫哲族猛鸢大队的捕渔场。

山丹花开，野鹿嘶鸣。顶着七月的骄阳，从猛鸢生产大队房后的二道河飞出一只渔船。四只棹子奋力击水，上下翻飞，犹如雄鹰展翅，搏击长空。

划前棹的知识青年朱小海，是正在血气方刚的年岁，随着划棹的双臂一伸一曲，大臂上的肉疙瘩，象两个来回滚动的钢球。划后棹的猛鸢大队党支部书记莫日根，三十四、五岁

① “三花五罗”：指鳌花、鲈花等几种鱼。

年纪，浓重的眉毛，象钢针似的嵌在凸起的眉棱上，微微眯起的眼睛，直射出两束犀利的目光，咄咄逼人。人们说，这是一双扑千只兽、叉万条鱼练出来的火眼金睛。

昨天，军民联防指挥部来电话指示：“苏修在我 305、306 防区活动频繁，气焰嚣张；而你们及邻近的两个防区却出奇地平静。希望你部提高警惕，……”

接到通知，猛鸮大队党支部在渔滩上的几个支委一研究，决定莫日根回村里去取被苏修侵略者割断的渔网，召开控诉新沙皇侵略暴行的大会，启发大家进一步认清新沙皇的侵略本性。

老莫和小朱取了渔网，船刚一入大江，莫日根把棹板一翻，插进水里，轻轻一勒，船身猛地一顿，朱小海身体随着向前一倾，差点儿摔倒。

“老莫，停船靠岸，总得吱个声啊。差点儿把我闪下去！”

“心里有沟壑的人，翻山越岭也扭不伤脚；眼睛只望着坦途的人，走在大路上也会摔跟斗。”

“哼，你又拐弯抹角地说我轻敌麻痹，缺少战备观念了。”朱小海望了一眼平展展的江面，“你看多平静啊！”

莫日根轻轻摆动双棹，望着浩瀚的江面：除了猛鸮大队渔船帆影，什么也没有了。往日耀武扬威的苏修炮艇，今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看来，朱小海的眼睛里只有这江天帆影了。

“不对！你再仔细看看。”老莫神情严肃地说。

朱小海认真地放眼望去：远处水天一色，江边的浅水滩泛着微波细浪，大江中流，水平如镜，映着天上的朵朵白

云。就回头对莫日根说：“除了平静的江水，你说还有啥？”

老莫没答言，只见他顺手从后舱里操起一把银光闪闪的渔叉，左手攥住叉绳，右手紧握叉把，擒熊打虎的硬臂往后一扬，稳如泰山的壮腰往下一煞，扭身甩手，唰地一声，渔叉脱手而出，象一只离弦的箭，带着寒光向一道微波射去。没容朱小海错眼珠，莫日根猛一拉绳，渔叉哧地飞出水面，叉尖上挂着一条直甩尾巴的七八斤重的金翅鲤鱼。朱小海乐得抢上前去摘鱼。一看那叉，正好钉在鲤鱼的脑门上。

朱小海不住嘴地“啧啧”：“真绝！鱼连影儿都没露，就叉上来了，你这渔叉可真神！”

莫日根轻轻地摆动双棹，平静地说：“进山打猎，不见兔子不撒鹰；下江捕鱼，我也是不见鱼影不飞叉的。”

朱小海眉头一皱：“鱼影儿？我咋没看到？”

“岔子就在这儿。你看到啥啦？你只看见江面水平如镜，渔船帆影，没往水下看。你只看见跳出水面的鱼，看不见藏在水下的鱼。小海呀，平静的江水遮住了你闪亮的眸子。”

“没往水下看？”朱小海沉吟地思索着，猛地一扬头，“噢！怪不得都叫你老江鹗，你眼睛真象鱼鹰一样，入水三尺啊！”

“鸟过留影，兽过留踪。鱼鹰不能看水三尺，但是它能从平静的水面上，看出鱼在水下游动所泛起的微波细浪。”老莫打了个哽儿，深沉地说，“看不见水下的游鱼，不过少捕一点鱼；若看不见‘平静’后面隐藏着的豺狼，可就有丢头掉脑袋的危险啊！”

“啊？”朱小海忍不住叫出声来。

莫日根手一展：“你再看，转过身来往江北远处看！在猛鸷山对过的港湾里，停泊着的炮艇、机枪艇、登陆艇，是为咱们打鱼添彩的么？江北一线的漠漠荒野和山岭沟壑中设下明碉暗堡，陈兵百万，是放在那里挨蚊叮蠓咬的么？‘怀头’^①伏在水里，不是不想吃小鱼，是没有找到下口的机会。小海呀，心中有数，徒手可以擒住豹子；心中无数，手持钢枪也可能让豹子吃掉！”

朱小海双眉紧锁，眼望江北，静静地听着。

这小伙子动心了，要趁热打铁，不能错过火候。于是，莫日根又操起渔叉，两道目光射向江面。

朱小海也收住心思，直盯盯地瞅着江里的微细波纹。

江水依旧平稳地向前涌着，留下一圈一道波纹。

“你看那儿，浪纹多粗，是个大怀头。”没容小海看清，唰地一声，渔叉飞了出去。

莫日根慢慢地拉着叉绳，突然猛地一拽，渔叉飞出水面，倒须上挂着一块鱼肉。一丝殷红的血水泛出江面，怀头脱叉而逃了。

“真可惜！”小海叹了一口气。

“逃不掉，追！”

江里的鱼，都是顶水游。小海听到“追”字，操起棹子，就顶水划。只听老莫说：“不对！往下划！”小海有点懵了，老莫又想出什么新花样了？

顺流划了不远，果然看见水面上泛起一道血迹。看来怀

① “怀头”，指一种凶猛、肉食、近似鲑鱼的鱼。

头是受伤伏在这儿了。莫日根用渔叉一击船帮，那血迹一下子变了形，老莫趁机朝血迹的上流飞起一叉。接着，一条五六十斤的大怀头被拉上船来。

朱小海用勒钩敲着怀头的脑壳：“瞧这个血盆大口，不知吞了多少鱼！这下子又除了江中一害。”

莫日根看着小海带有稚气的双眼说：“要记住，只有愚蠢的狗熊才会照直追赶猎物，狡猾的白骨精常常变化成迷人的美女和慈祥的老人把人吃掉。”

朱小海一下子明白过来：“哦，你是说，这几天江面上的风平浪静，是敌人变换的手段。——刚才这条怀头原来是你使的欲擒先纵的手法，来启发我的。”

“对，平静中有不平静。听着哗哗直响的水，准没多深；那表面无浪，水下起涌，才是水深流急藏龟卧鳖的地方。还有一层，你想想，大军压境，越平静，越要有事啊！”

“对，对对！”朱小海右手的棹子猛地向下一压，“新沙皇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头几天还装模作样地同捷克友好，没过几天，就突然用伞兵和坦克占领了人家的国土。老莫，你说得太对了。”停了一下，他又点着头说，“怪不得你又拿出那片被苏修割坏的网，是用来打掉象我这样的人的和平麻痹思想啊！”

“是啊，让大家重新看看，就不会被这眼前的‘和平’景象蒙住眼睛。我这片网，就是在一派‘和平’景象中被苏修割的。”莫日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咱们滩上的老渔民，哪个没被他们割过网？哪个没挨过他们的登杆子？这回取来这块网，就是让大家摸摸身上的伤疤，不要忘记鼻子底下的敌

人。”

“是啊，可不能忘记！”小海深有感触地说。

“那好！咱俩齐心协力，快点回滩。”

说着，四根棹子奋力击水，上下翻飞，渔船犹如展翅的雄鹰，向猛鸱渔滩飞去。

鹿 哨 声 声

莫日根领着大伙儿在渔火旁开了控诉大会，又查了一遍哨，才钻进蚊帐。没睡多大一会儿，值班民兵就把他的蚊帐掀开了。

“老莫！老……”

没等他喊出第二声，莫日根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在豺狼鼻子底下打鱼的人，睡觉也睁着一只眼睛。

“老莫，联防指挥部电话。”

“啊！”莫日根拽过衣服披在身上就去接电话。一看表，时针正指二点半。

他抓起听筒，耳边响起边防站张站长果断的声音：“老莫吗？现在起雾了，要防备新沙皇乘机捣鬼。我们防区的军民巡逻队和潜伏组都已进入指定位置。你们按照联防第二号方案立即行动！”

“是！按照第二号方案立即行动！”

莫日根放下电话，回身一看，渔民们全都赶来了，武装整齐，等待命令。

“现在大雾封江，警惕苏修捣鬼。按上级指示，一排长带

领一班划船钻进大雾，在我们负责的水域注意敌人炮艇的一切可疑活动。二班、三班分头沿江南岸向东西两侧搜索。二排按班次进入六、七、九号水域前沿潜伏。发现情况，按预定信号联系。三排原地待命，听到紧急信号，留九班守滩，其余全部奔向出事地点！”

大雾填满了山谷，弥漫着大江。十步开外，什么也看不清。猛鸱江畔的黎明，显得格外寂静，除了虫叫蛙鸣外，只有江水轻轻拍岸的声音。

莫日根走在第二巡逻组的前头，二目圆睁，极力在浓雾中四处寻视。不一会儿，江上传来黑鱼的吼叫声。莫日根猛地停住脚步，大家也心里一紧：敌人果然耍花招了。这几声黑鱼叫，是江上巡逻组发出的信号，苏修炮艇趁着大雾闭火停车顺流下滑。

岸上巡逻组搜索得更仔细了。一到老曲通，沙泥滩地上的脚印杂乱起来。这里是渔民经常停船休息、架锅烧饭的地方。莫日根不觉放缓了脚步。

突然，莫日根在一行脚印跟前蹲下来。

这是一行平常的脚印，混在这杂乱的脚印中间，显不出什么明显的异样。跟在莫日根后头的朱小海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名堂。

莫日根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回手拉过朱小海和大柳，指着旁边的几个脚印说：“这是咱打渔人的脚印。咱停船靠岸，总是从船头往滩上跳，所以水边的第一个脚印特别深。你们再看看这行，”他指着那行引起他注意的脚印，“所有的脚印都是一样深，这就是说，这个人不是从船头跳下来的，而是从

水里走上岸的。咱们队里有这样的吗？”

大柳摇摇头：“没有。咱们停船上岸，都从船头往下跳。”

小海瞪大了眼睛：“这么说，他们真的敢过来了？”

“对！”莫日根大手往下一劈，挺身站起来，“豺狼罪恶的蹄子已经踏进了我们美丽的国土，毒蛇终于出洞了！”

小海急不可待地嚷：“快顺着脚印追！”

莫日根胸有成竹地说：“下步棋，就由咱们牵着他的鼻子走了。大柳，跑步回滩，用电话向联防指挥部报告，然后直挂县里！”

大柳转身跑了。莫日根拣起两根漂流木插到脚印两侧，又解下腰间的剋鱼刀，挂在木棍上。剋鱼刀直指脚印前进的方向。

莫日根领着朱小海几个民兵顺着脚印追了几十步，斜对过的柞树林里传来鹿的叫声。

山丹花盛开的七月，正是野鹿发情的季节，整天嘶鸣着呼唤同伴。可是这鹿叫得很怪，叫三声就停下来。过一会儿，再叫三声。

莫日根问小海：“这是什么叫？”

小海不加思索地说：“野鹿发情呗。”

“不对，是狼叫，是披着人皮的狼呼唤他的同伙。”他见小海发愣，就掏出鹿哨，“是这个叫！”

小海再仔细一听，可不是嘛！三声一停，分明是联络暗号。他眼珠一转，想出一个主意，就对老莫说：“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也三声一停，充他的同伙，引他上钩。”说着，伸手就掏鹿哨。

莫日根一摆手拦住了他：“不行。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咱没摸准敌人的暗号，不能乱来，不能打草惊蛇。现在咱们兵分三路，分头吹鹿哨。按照咱们的联络信号吹，让他听起来是真正的野鹿叫。”

不一会儿，空旷的树林里响起了野鹿的嘶鸣，一处、两处、三处，接着，四面八方都彼呼此应地响了起来，越响离柞树岗越近。

浓雾笼罩的柞树岗里，藏着一头两条腿的“野鹿”。一个多钟头以前，对岸闭火停车顺流下滑的炮艇把他送到江心。按照指定方向，他泅水到老曲通，在那儿提心吊胆地爬上岸，直奔柞树岗。在岗北头的一墩榛柴棵子里藏好潜水衣，换上一身农民打扮，正了正头上半旧的单帽，拐了两个弯，才爬上了岗。

晨雾象从树梢上扯下来的幕布，把他裹个严严实实，十步开外你想看得见他。可他却感到大雾就象一层包围圈，他象饺子似的被紧紧裹在中心，四周有无数枪口对着他。每走一步，似乎脚下都是陷阱。他掏出鹿哨，按照上司交代的暗号开始和接应他的人联系。吹了几遍，除了浓雾中传来山谷的回音，没有一声鹿叫。他发毛了。

忽然，远处响起了鹿叫，侧耳细听，不是接应暗号，是真正的鹿叫。开始一处、两处，接着四面八方都叫了起来。这一来，他倒坦然了。真正的鹿叫，正好掩盖掉他刚才发出的联络暗号。他正暗自高兴，只听四野鹿鸣越来越近。“不对劲！”一种绝望的情绪袭上心头，赶忙顺着岗往北溜。这下子，他更感到浓雾中真有枪口对准他的胸膛。他磕磕绊绊地向北

窜，突然，“呦——”随着一声野鹿长鸣，四周响起一片严厉的喝声：

“不许动！”

“举起手来！”

“野鹿”慌忙掏出手枪，但不知把身体藏在哪边好。顾着前边，又不放心后面，刚一转脸后顾，只听唰地一声，头上闪过一道寒光，没容他脑子转个儿，一阵冷风掠过头皮，只听树上嚓地一声。他噢地一声惊叫，抬头一看，吓得他瘫倒在地上，一把寒光闪闪的渔叉把他头上的帽子钉在身后的老柞树上。

没容他转身，面前早已站满了威武的边防军民。面对一个个乌黑的枪口，“野鹿”前言不答后语地说：“我是走迷路的……”

“你不但迷了路，也迷了心！”边防站张站长说着从一个战士手中拿过“野鹿”的潜水衣，朝他跟前一摔，“看吧！这就是你迷路时剥下的兽皮。”

“野鹿”象堆烂泥瘫倒在地上。

经过短暂的审讯，弄清“野鹿”是他一个人被炮艇送过来的，和潜伏的特务接头。

把“野鹿”押走之后，莫日根不禁想到：为什么那个特务没来接头呢？又为什么把“野鹿”送过来之后，江上又发现苏修炮艇闭火停车顺流下滑呢？他跟张站长谈了自己的想法，张站长琢磨了一下，发出一声口令：“集合！”

队伍立即站好。张站长说：“按照预定的联防方案，军队的几个巡逻组和来的民兵混合编队，分头搜山，潜伏哨进入

指定地点，立即行动！”

然后，他回过头来对莫日根说：“走，再到江边去看看。”

脚印里的秘密

雾象幕布一样拉开了，大江重新坦露出它广阔的胸怀。跃上桦树枝头的太阳，又把万道金光洒在这肥美的猛鸨渔滩上。

江边，张站长、莫日根和刚赶来的公安派出所郑所长，带着一班解放军战士和朱小海，反复察看着江边的一切迹象。张站长一边踱着步子一边想：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潜伏的特务是没敢来接头，还是根本不存在呢？如果不存在，这只“野鹿”是试探，还是别有用途？蓦地，一个想法在心头一闪：会不会是声东击西的障眼法？

他正思索，忽听莫日根叫他。

莫日根刚才蹲在地上仔细琢磨那行脚印。看着看着，忽然发现这些脚印虽然深浅一样，但是每个脚印都比别的脚印深。是“野鹿”身上背的东西太重吗？从刚才边防部队搜查出来的东西来看，并不太重。他出神地思索着，眼睛不自觉地跟着张站长的脚步移来移去。张站长横走竖走，有一脚重踩在刚才走过的脚印上，两只脚印重合的地方，比一次踩出来的脚印深得多。“啊！……”莫日根眼前一亮，忙叫过来张站长。

莫日根拉过朱小海，让他在前面走，自己随后码着小海的脚印细心地走着。在莫日根身后，立刻出现了一行同那行“野鹿”走过的、深浅一样的脚印。

张站长看着看着，不由得啊了一声。郑所长也忙不迭地说：“对，是这么回事。”

疑团象刚才的晨雾一样消失了。先派过来的“野鹿”不过是个替死鬼的角色，掩护后一个越境的特务。“野鹿”若能侥幸逃出法网，算是他们的偏得；如果陷入重围，也正好起了障眼法的作用。看来，更阴险的特务已进入了我们的深山密林。张站长忍不住地说：“真狡猾！真卑鄙！为了保护一个，竟抛出来一个送死，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兄弟情谊’！”

郑所长说：“再狡猾也逃不掉！县里已紧急通令，各公社的民兵都出动了，完全封锁了敌人的进路。刚才三江大队报告，周围的联防单位已经和咱搭上界了。”

“鱼儿入网，就休想逃出去；强盗进屋，正好关门打狗。张站长，你给我们下任务吧！”莫日根代表猛鸮民兵郑重地请战。

“按三号联防方案，你们水上民兵连除沿江巡逻、潜伏、封锁江面外，再抽出一部分人作为骨干，和村里的普通民兵排，妇女民兵排和红小兵一起，封锁村口要道，沿二道河搜捕敌人。每个战斗小组再配给你们两名战士。”

“坚决完成任务！”莫日根握紧了拳头。

张站长和莫日根带领战士和民兵分别登上快艇和机船。汽笛一声长鸣，两只船箭似的拐进二道河子直奔猛鸮大队而来。

江上顿时热闹起来。主航道南侧，我们的小木船沿江都是，边防快艇穿梭似的在江上巡逻。主航道北侧，苏修的炮

艇和机枪艇也奔丧似地赶到这一带。

莫日根乘坐的快艇刚进二道河不远，就听见猛鹳村头人声鼎沸，好一派热烈的战斗气氛。船过歪脖子柳树，张站长碰了碰莫日根，轻声地说：“二道河口离主航道这么近，要提防特务往回逃时从这儿越境。”

莫日根会意地点了点头。

快艇一拢岸，大队长李连锁就奔过来，说：“各村口要道已经派民兵按二号方案把好，就是搜山的队伍还没行动。听见快艇响，就等你们呢。”

莫日根说：“等我们干啥，你就安排吧，兵贵神速。”

李连锁两手一摊：“没办法，都争着要去；我说守村也是重要任务，可他们死缠着我不放。连这个小江灵也非要去不可。”

张站长这才看清，李连锁身后跟着个七八岁的小孩，正是那个整天玩水、天不怕、地不怕的小江灵。江灵听李连锁提到他，就跑到莫日根面前：“我哥我姐都去了，为啥偏不让我去？”

“你还不是红小兵啊！”

“噫！新沙皇过来还分大小，我不是红小兵就不杀我了？董爷爷常说，老沙皇在江东六十四屯，把不大点儿小孩都用刺刀挑了！”

“好，你的问题等会儿再说。”莫日根说着对大伙一挥手，“民兵集合！”

小江灵正要去跟张站长磨咕，听见一声“集合”，赶紧跑去站队。

人们唰地一下排好队。呵！这支队伍可真够稀奇的，一半是民兵，一半是超龄民兵和候补民兵，小江灵也挤在队伍里。莫日根看着这支队伍，心潮一阵翻滚，作为一个民兵指导员，有什么能比看到群众这么自觉地积极参战、各民族同仇敌忾更使他激动的呢！他刚要请张站长作战前动员，只见董爷爷捧着一瓶酒带小跑走过来。张站长赶忙跑过去搀扶这位年过八十的老人。

董爷爷走到队伍前面，掏出一只牛耳杯，满满斟了一杯酒，胡须颤抖着开了口：“张站长，强盗的魔爪又伸进来了。他们抓走了江东，抓走了江北，今天又伸进了江南。汪洋大海是填不平的，强盗的胃口是填不满的。只有斗，狠狠地斗，才能保住我们的大好河山。解放军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是拯救赫哲人的神兵，今天又要为我们去打强盗。英雄们要出征了，烈酒添神力。张站长，你喝下去！”

张站长激动地接过酒杯，高高举过头顶，一饮而尽。

董爷爷又倒上一杯酒，举到莫日根面前：“莫日根，我们赫哲族的英雄！按照赫哲人的规矩，我敬你一杯壮行酒。——不过，我还有句话：

“我是七十三年前，老沙皇血洗咱江东六十四屯的时候，跟我爹游水过来的。我妈和成千上万的乡亲被敌人赶进了黑龙江淹死和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如今，有些尸骨还撒在江北的荒野上。咱们中国人民斗争过，反抗过，可是那时候当权的一个劲儿地卖国，逼得我们一退再退，我们的父兄不知死了多少。莫日根，我参加过多次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没有好领头的，找不到出路，都失败了。如今，我们有了救